

郭光豹诗选



中国华侨出版



郭光豹诗选

郭光豹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 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开 本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字 数 287千字 14.375 印张 4 插页

版 次 199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263-6/I·132

定 价 8.80元



作者近照

郭光豹简介

郭光豹，当代知名诗人，男，广东省潮州市人。1934年春生于新加坡。3岁回国，毕业于龙溪中学。1949—1951年就读于广东省立高级财经学校。1951年参军。在军内历任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参谋、记者、广州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军区创作室主任等职，大校军衔。

现为世界华文诗人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著有：《南边曲》、《深沉的恋歌》、《淡淡的绿叶》、《浪潮》、《少女少男》、《红楼新梦》、《花月情》、《望乡风》、《静庵之歌》、《春宵一刻值千金》等长短诗集及《美妙的人生》等散文集。

作品《爱情的凯歌》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灿烂的晚霞》获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奖，《深沉的恋歌》（诗集）获鲁迅文学奖。另有多首诗获军内外各种文学奖。有20余首诗被选进国内外各种诗歌版本，如《诗选》、《全国新诗年编》等。国内外有17家“名人辞典”、“文学家辞典”、“新诗辞典”等收进他的条目。



作者的叙事抒情长诗《望乡风》，以饱满的激情歌颂了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操。李嘉诚先生读了作品后，于1990年2月9日会见了作者，并对他说：“你很有才华，你的创作前途无限。你写到的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问题，说到了我心里”。

图为李嘉诚先生会见作者时的情景。

有以法在自朝三

朝

其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其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有以法已足

诗泉，在跨过不幸的坎坷后喷发

——序《郭光豹诗选》

李钟声

一、评论郭光豹的诗，必须从 诗人自身的“奇特”谈起

此刻，摆在我面前的是郭光豹同志经过精心挑选的一叠厚厚的诗稿。这是郭光豹从他过去和近十年来出版的《深沉的恋歌》、《淡淡的绿叶》、《浪潮》、《少女少男》、《红楼新梦》、《花月情》和《望乡风》等十部诗集中精选出来的作品，准备编成一本《郭光豹诗选》献给读者。为此，郭光豹不想请人写时下颇为流行的像白开水般应酬读者而客套地美言作者的“序”。他希望我能对他这数十年来的创作进行一次总结，“因为你不仅是评论家中，而且是整个文艺界中最为了解我的创作情况的朋友之一。”——他闪动着真挚的眼光如是说。

是的。对郭光豹的作品作一次评介，并不仅仅是他本人对我的要求，而且也是近些年来笔者自己的一个心愿。大概是三四年前，在我业余仍在经营广东作家作品系列评论的时

候，在诗歌这一门类中，我即已将郭光豹摄进了我的评介视野之内。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一段时间他的创作活跃，作品数量颇丰，而且还在于我读他这些作品时，是怀着对一个曾经落难又重新奋起的诗的强者这样一种崇敬之情。也许读者会不知道，这种感情已经在我心中蕴蓄了十年了。

1978年冬，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党的那场会议召开之后，实事求是的阳光才真正地溶化了大地上残存的“左”的坚冰，寒潮才真正地退出了那些阴暗的角落。其时，我在南方一家省报从事副刊编辑工作，业余时间写过几个控诉“四人帮”极左祸害的中篇报告文学。当时，广州部队的一位朋友介绍我去采访了刚刚彻底平反的郭光豹。有感于他的动人事迹，我与另一位同志合作写出了中篇报告文学《落难者和他的爱情》。这篇催人泪下的作品被《报告文学选刊》等全国五家报刊发表、选载，从而使主人公赢得了用苦难的泪水和高尚的人格编织成的“落难诗人”的桂冠。这也是我从事报告文学写作以来少有的被主人公的事迹感动得落泪的一次。从此，我以一个编辑和作家外加上朋友的身份关注着郭光豹的创作。久不见面，他会拿出他的诗作来征求我的意见。像他这十年中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如在他的创作路上堪称里程碑式的《田园小诗》、《我是大幕》、《桥，在翠绿翠绿的南方》等，就是经笔者之手推出在南方日报副刊上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的确可以说是评论界中较为熟悉和了解郭光豹的一个了。

事实上，这种熟悉和了解，又给我评介郭光豹从反面出

了一道难题——就像审视一个物体，靠得太近反而不易从总体上看清其面目一样。仔细想来，这也许是我这3年来迟迟未写此文的一个原因。

以上说的这些，并不都是题外话。因为我觉得，我拿起笔来评介郭光豹的诗，不能不从与他的这段交往谈起。而读者要了解郭光豹的诗，也不能不首先了解他的这段与一般诗人不同的坎坷经历。因为生活经历对于一位诗人来说，是难得的一笔财富一副特有的创作犁刀。它常常是关联着作品的品格的。了解郭光豹的经历，可以从中洞察到他做人和做诗的品格，因为人品和诗品均能幻化在作品中，闪出幽蓝幽蓝的光芒。郭光豹的这种光芒不是那些心术不正的作家（诗人）心中透出的鬼火，而是一个正直诗人心中透发出的如宝石般的人格力量的闪光。这种闪光向我们昭示出：郭光豹是一位奇特的诗人。

奇特之一，是他经历过“四人帮”“左”的炼狱的锻打和淬火。这在广东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这一段逆境是由于在“四害”肆虐年代说了一句真话所造成的。在那扭曲的时代，刚正不阿的人格使诗人跌入了命运的低谷。而这难得的炼狱熔炉又进一步锤炼了诗人的人格，使他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人生、命运和时代，去看清变形时代的各种嘴脸。3年的冤狱日子（加上平反前在乡务农则达10年之久），是郭光豹人生的一段悲剧，但又是诗人人生中难得的一次淬火，使他的思想境界磨炼得更纯净，更率真，化成他以后的作品精华所在。象《田园小诗》（三首）、《走潮州》等，就是他经炼狱淬火凝成

的诗的真金。

奇特之二，是他在平反后许多人看他正“官运亨通”之年，毅然弃官从文。这个做法，在广东文坛也许同样不会多。如果说，干事——参谋——记者——“囚徒”，是他人生中无可奈何的命运安排，那么，平反后官至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而突然主动要求去当了专业诗人，这却不是一种随意的选择了。在今天的中国，作家企求当官与当官的想附庸风雅企求做冒牌作家这等事，在我们身边也许并不鲜见。为此，有的作家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去钻营求官；而有的“官”也厚着脸皮去剽盗作家这桂冠。然而，郭光豹却能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净化，对封建齟齬进行超越。这对当代中国作家来说，也并不是一件易事。当然，郭光豹的出仕与封建时代的文人出仕有本质的不同。封建文人的出仕的背景或是对朝政的不满，或是个人的怀才不遇不得志，而郭光豹却完全不是如此。他的决策完全是钟情于文学使然。在他自己起名的书斋“有无居”里，挂有一副对联，上面有他自题的两句诗：“有诗愿已足，无求品自高。”这也许是诗人心迹的最好表露了。

奇特之三，是郭光豹在近10年来，创作的数量颇丰。这在广东诗坛也较为少见。郭光豹在这10年中，一共出版了10部诗集。正当他46—56岁的这一段盛年期，不仅创作数量多，而且岁数越大，诗写得越发年轻。有人说，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一种“郭光豹现象”。

二、诗的年轻来自于心的年轻，心的年轻来自于灵魂即观念的年轻

如果我们站在整体上来鸟瞰，可以将郭光豹的整个诗歌创作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一是“文革”前(1951—1966)；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8—1990)。这其中“文革”十年的断层，对于郭光豹来说，还不同于中国当代诗坛许多著名诗人所经历的那种断层。因为严格地说，这时候的郭光豹，在思想艺术上仍然还不够成熟。即是说，从1951—1966这不算短的15年中，郭光豹还只是凭着一种对缪斯的热情写作。他当时的阅历和文学素养，决定了他还不能写出上乘之作。这期间的300多首诗和精选的一本《南边曲》，大多只停留于对军营生活的表面视象的描摹，或表扬好人好事，或歌唱军营小景，海岛训练……数量多而质量并不高。题材选择的浮光掠影和内容上的粉饰太平，在他的作品中时有所见；兵歌中理想化的成份较浓。这种缺陷当然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诗人。它是时代所造成，是“左”的影响给整个诗坛带来的缺陷。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郭光豹并不是那种年少得志、才华横溢的天才诗人，而是一个对缪斯的追求有巨大恒心、诚心和毅力的苦吟者。

在从1978年开始至今的第二个时期中，郭光豹的诗完全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个时期，郭光豹的诗创作在整个诗坛现实主义复归的良好环境影响下，显现出一个明显的特色：

为时代为人民唱诗人内心深处的歌——这是一首深情的恋歌！这其中既有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祸害的悲壮和愤怒的伤痕之歌，又有面对“四化”车轮滚滚向前时对时代和历史的反思之歌，还有以他的第四本诗集《浪潮》和第五本诗集《少女少男》为代表的新观念之歌。

郭光豹的新观念之歌，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汹涌浪潮冲击下，从他那心湖深处腾起的。翻开他《少女少男》的篇目，《双环过山车前一瞥》、《金首饰店看戒指》等，从这一类选题中，已经透发出诗人目光的敏锐。这也许是长期从事过记者工作的诗人特有的敏锐。

如果说，前面所列举的这几首诗的题旨有新意但内容还显得过于纤小的话，诗人跟着发表的《将军的遗嘱》、《80年代，我告别了大老粗》和《每天，晚饭后六七点钟》等，却以其视野的宽阔、气魄的恢宏，而将他的新观念诗推上了崭新的高度。身经百战的将军临终前要求换上一套西装入殓；知天命之年的师长们和不惑之年的团长们进夜校拚搏告别大老粗的文凭；晚饭后六七点钟年青人奔向各个学习和发挥能力场所的滚滚车流……这一类近年来发生在南方都市的新鲜事，“化成一股汹涌的浪潮而来”，化成“诗人心中的第四支情歌”。

诗人在《每天，晚饭后六七点钟》的诗行间，带着对时代的毫不掩饰的由衷挚爱，深情地注视着改革开放中的年轻人在都市舞台上“演出”——

他们和她们，都有

“凤凰”、“飞鸽”、“嘉陵”、“铃木”

.....

那鼓鼓囊囊的皮包里，原来
装满了一代人强烈求知的饥渴
装满对新鲜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装满了对色彩和声韵的诱惑
装满银光闪闪的理想和开拓精神
装满和愚昧颓唐抗争的痛苦

.....

装满告别麻将牌告别麻木后的清醒

面对这80年代青年一代崭新的青春浪潮的冲击，诗人坦诚地吐露了自己思想观念的变化——

每天每天，晚饭后六七点钟
当我的诗心在人行道上踟蹰
神经照常受到一次触动
热血照常受到一次感奋
灵感照常受到一次挑逗和鼓舞
我残存在胸的陈旧观念和偏见
也照常要经受——
一次洗涤，一次颠倒，一次翻悟……

正是有了这种自身情感的变化，诗人才能从一位将军临

终前要求换上一套西装这样平凡而又少见少听的事儿中；捕捉到崭新的诗情，感触到中国人精神境界的飞跃。本来，绿军装也好，中山装也好，抑或西装也好，作为人们遮体和美化生活的必需品，穿着中无论作何选择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它在诗人观念蜕变的诗笔下，却找到了崭新的时代内涵——敏感地记录了当代人对传统的突破，对多少年来人们心头滞重的板结的溶解，对墨守成规的挣脱。这种要求在将军临终时才发生，则大大揭示了将旧的东西从凝滞中解脱的艰难性和悲怆感。这也许可以从中体味出中国人民寻求这种精神、思想飞跃所付出的代价。与前面的《每天，晚饭后六七点钟》那首诗的轻盈、洒脱相对照，形成一种沉重的反差，读来给人以心的震栗，得到深省和启迪。

假如说，《将军的遗嘱》和《每天，晚饭后六七点钟》是诗人从间接生活中提炼的感受的话，那么，《八十年代，我告别了大老粗》写的则是诗人自身经历即直接生活的感受了。“知天命之年的大学生”，“父子同窗，上下级同学”这80年代特有的生活画面，是诗人实实在在的经历，“呵，80年代的军人都应该告别大老粗/告别了大老粗，这是我和时代的联合宣言”，这是诗人拿到大专毕业文凭时的喜悦之言，肺腑之言。它宣告了科学和文化的时代的到来。

对这三首诗的题旨的价值、意义，过去已有一些论者作了肯定的评价。这应该说是并不困难的。因为诗人采用的是他自己一贯的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主题热烈而明晰。但略觉遗憾的是，却很少有论者将这三首诗连贯起来研究。今天，

只要我们将这三首诗贯穿起来，当可以看到诗人对新观念捕捉的精到。代表一代老革命的将军，当今年富力强的中坚领导，加上在晚霞降落华灯亮起时开始了他们骄傲地称为第二个学习日的青年，这三个层次的抒情主人公，恰好组成当今时代观念变化的纵深系列。它们使郭光豹的新观念诗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的深层透视和多角度的把握，读来大度而不零碎，气势磅礴而不孤立纤弱，对读者有较强的情感冲击力。

郭光豹的这一类新观念诗，显得有一种特别的青春气息，给人的感觉是年轻的。诗的年轻来自于心的年轻，而心的年轻又来自于观念的年轻。诗人灵魂中的这种观念蜕变，在《我是大幕》中描写得是这样形象、逼真——

我用生命的折光，
我用心灵的明眸，
映出冰块의松动，小芽的抗争，
映出雏禽跃跃欲试的羽翼。
映出大转折时代——
一幕幕现实主义的悲剧、喜剧。

.....

我用无声的沉默，
我用心底的微语，
诉说除旧布新时期的纷繁现象，
诉说变换季节时候的客观规律.....

吟诵这些诗，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出对八十年代生活中急剧的变革，诗人是用一种关切的、敏感的，同时又是能洞察生活本质的热诚的心——去感受去体味的。

这也许正是这十年来，郭光豹的诗能越写越年轻的原因。

三、值得礼赞的诗园中的几棵大树， 十年创作路上的一座高峰

好的诗作应该不是“做”出来的，而应该是诗人心的涌泉的喷发。

郭光豹从事诗歌创作已有30多年。而以真正较有成就的这十年来看，佳作不少。这其中写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田园小诗》（三首）和《走潮州》，则可以说是诗人十年创作路上的高峰，是新时期广东诗园中产生的“大树式”作品。

笔者在一个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对“大树式”的诗作曾作过这样的评判：它不是用篇幅的长短去衡量；而重要的是看作品的内涵和容量，看是否能反映一个时代；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经得起历史长河的淘洗。一滴水常常能反映太阳。一个培养了数十年的苍劲的盆景有时比山中的老树更美更耐看。一首诗也是如此。

《田园小诗》是诗人惨遭“四人帮”政治迫害，历经3年牢狱生活后回乡务农时（1970）所作，1980年修改后交笔者编发（1980年11月19日《南方日报·南粤》）。当时，各地刊发的控诉“四人帮”的诗作很多，但《田园小诗》却以其所表现

的深刻社会内容和浓烈情感的强大震颤力打动了读者。

《田园小诗》撷取的是诗人出狱回乡后的几个饱和着血泪的故事，反映“四害”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提前释放回家园，
老奶奶忙喊去借钱！
乡梓有个小习俗：
遭难回家要吃两个青皮蛋。
看我妈妈那个踉跄样，
老奶奶跌跌撞撞开木箱，
取出一对锈铜镯——她的嫁妆，
催妈妈：快快拿到收购站！
看锈镯，心儿微微颤，
恰似那镣铐，咬我腕！
我泪汪汪，她泪汪汪，
各有一股滋味心中翻……

诗的点睛之笔在最后三句。老奶奶在艰苦中的爱心和亲情，与诗人出狱后心头的梦魇，搅拌出一腔甜酸苦辣的情感，溢过我们的心头。诗人所描写的这个故事，还带着鲜明的潮汕地方风俗的真实。

前面这首《一对锈铜镯》着重写“情”，第二首《针儿》则着重写“理”——